

傳統客家人 這樣過日子

2014-03-29 康甯

8+1



「客家小炒是過年過節才吃的菜，平常都只是吃二個青菜配個湯而已。也沒有人在唱山歌的啦，平常工作都很辛苦，哪有什麼閒情逸致唱山歌！」在新竹土生土長的客家人曾毓政，笑笑地敘述傳統客家人其實非常刻苦的生活。曾毓政從小在傳統的客家家庭長大，住的是三合院，吃的是客家菜。「其實台灣的客家人生活並不夠傳統」。

同樣過節慶漢客兩樣情

曾毓政表示，客家人在宗教、節慶都已混雜若干閩南的習俗跟傳統，他也指出，傳統客家人信仰的是三山國王，但也有為數不少的人會拜土地公和關帝，在新埔也有許多義民廟供人祭租。在節慶方面，客家人也是依照農曆和二十四節氣過日子，曾毓政說：「農曆六月二十四日會祭拜關公。」但和漢人比較不同的是，雖然有著相同節慶，有些習俗卻不太相同：「我們在端午節的時候，不會划龍舟，而是祭拜祖先。因為屈原和客家人其實沒有什麼關聯，我們也沒有中秋節，這是和閩南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。」曾毓政說。

當被問到客家的傳統節慶，曾毓政一一回憶。他表示小時候客家庄會聯合舉辦「十四聯庄」——在關東、北埔、竹東一帶，由十四個客家庄輪流舉辦，主要的活動是作醮和野台戲。曾毓政進一步說明道：「作醮我們會殺豬來崇拜神明，野台戲算是一種酬神戲，也是一種收冬戲，宣告新的一年將要到來，可以好好休息準備過年了。」



臉上總是充滿爽朗笑容的曾毓政，言語談吐中看得出他心中仍保有一份童年的純真。(攝影/康甯)

年吃幾次大餐養幾隻雞

小時候，曾毓政的生活環境並不富裕，也因此孕育出勤儉的精神，例如算「大餐」的次數。曾毓政說，媽媽會先算好今年會吃幾次「大餐」，也就是需要殺雞的次數，然後算好時間，約是大餐前四到八個月時，就到養雞人家買數量剛剛好的小雞。等小雞長大了剛好可以殺來吃，吃幾隻就養幾隻，不多也不少。

在鄉下，大家都是自給自足，吃自己種的，穿自己縫的。當時，小朋友們的課後活動說是幫忙家裡的大小雜事。回憶自己的童年生活，曾毓政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。他說，從小就會幫忙媽媽製作許多食物，例如蘿蔔糕、梅干菜、葡萄乾、醬菜等。蘿蔔糕有鹹的跟甜的，甜的就等同於閩南的年糕，是用紅糖或是黑糖做的，可以放保存二個月。鹹的有放魷魚乾跟豆干，比較容易壞，只能保存三到五天。但是住在山上，魷魚乾從哪裡來？曾毓政笑說，每到過年媽媽都會上街買乾貨，而且一次都可以擺上一年。「魷魚乾不是新鮮魷魚，而是可以擺上一年的乾貨啦！」曾毓政爽朗地說。

至於梅干菜的做法，則是會先風乾一到三天，接著灑鹽，再全部放到大甕裡，曾毓政形容：「就像司馬光打破的大水缸那種甕」，然後小朋友們就會去用腳踩，把菜壓到非常緊實，底部類似真空的程度。令人訝異的是，曾毓政表示母親也會自己醃漬日本料理店中常見的紅薑，當被問到紅薑是客家的傳統食物嗎？曾毓政擺了擺手，笑說不是，解釋道：「這是因為被日本人統治過的關係所以才被影響的啦！」



平日二菜一湯豬油拌飯

而客家著名的食物——麻糬，吃法和漢人有所不同。在傳統客家庄，麻糬是主菜前的小點心。「宴客時，都會先端出一盤麻糬或小湯圓給客人吃，」曾毓政說，「我們的主菜是包肉大湯圓。」停了幾秒，曾毓政補充說，麻糬之類的食物是節慶才有的，平日三餐都只是二菜一湯、黑糖泡飯或是豬油拌飯。「客家小炒、梅干扣肉也都只是年節才有，不要以為這是客家人的日常飯菜！」曾毓政笑說。

當問及傳統客家人有無特別的童玩時，曾毓政想了想，「好像沒有客家專屬的欸！」他說，因為當時大家都窮，為了生活而忙碌，所以沒有獨特的童玩。當時的空閒時間，除了幫忙醃漬、風乾，還有一項很特別的活動——抓蝸牛。曾毓政表示，在春夏清晨，露水尚未消退時，總要跟著父母一起上山，提著簍子抓蝸牛。客家大家庭的小朋友非常多，堂兄弟姊妹就有十來個，「大家會比賽誰抓得比較多。」曾毓政笑笑地說道。撿回來的蝸牛會拿去賣，「不要以為撿蝸牛是以前人才會做的喔！」曾毓政補充說明道：「現在有人在賣炒螺肉其實就是炒蝸牛。」



手工製作的湯圓，大的叫「湯糰板」，小的是湯圓。(相片提供/曾毓政)

早年艱困生活——重現

透過曾毓政的回憶，年長一輩的艱苦生活，彷彿在此刻重現。曾毓政說，當時父親唯一的收入就是賣蝸牛，或一年賣二次豬隻所得；直到民國六十年才有木材工廠在鄉下提供工作機會，而種洋菇則是工廠收入外的第二經濟來源。曾毓政表示，他的父母親凌晨二、三點就會到菇寮採菇；菇寮是以竹子為支柱，以茅草覆頂所搭成。內部有許多支架，層層排列，種了許多圓滾滾的白色洋菇。每當父母採收完畢，「大約四、五點吧，我們就起床幫忙把蒂頭切掉。」曾毓政接著說道：「洋菇是拿去賣做洋菇罐頭的……而且你知道嗎？」他突然語帶神秘，用彷彿要講什麼大事的口吻說：「那時候我們拿去買的廠商，就是現在的津津蘆筍汁！它以前是加工洋菇罐頭的！」

穿著藍衫唱山歌？誰有閒情逸致

現代客家人的生活和古早已經大不相同，許多傳統觀念已悄悄褪去；現實中的客家生活也和電影呈現的風貌有相當大的不同。電影中的客家人總是開心的唱著山歌，踩著輕盈的步伐穿梭在翠綠的茶樹間，也總是穿著客家藍衫忙進忙出，為了生活而打拚。「唉呀！電影都是騙人的啦！」曾毓政邊笑邊一一的釐清現實和電影中的差距。

曾毓政指出，當時的生活清苦，既沒有人有閒情逸致邊工作邊唱山歌，也沒有人穿藍衫工作。曾毓政回憶道：「小時候根本没看過有人穿藍衫，藍衫是有錢人家在穿的，如經商的大主顧；我平常都是卡其制服穿一整天。」排行老五的他，替換衣服也是哥哥姊姊的舊制服。「當時過年買新衣就是買一套新的卡其制服！」曾毓政笑說。

唯一和電影裡面相符的，就是斗笠上的一片遮陽布和袖套，「都是用舊棉被套做的」曾毓政說。客家人的工作褲也是用棉被套剪裁再用鬆緊帶紮緊，「我姐姐還穿過用裝麵粉的麻布袋做的褲子呢！」曾毓政大笑地回憶小時候的事情。

至於男尊女卑的觀念，曾毓政指出，雖然有些家庭仍有女性最後才能用餐的習慣，「這都是社會禮俗所造成，其實心裡沒有這種想法了。」他表示，公眾場合或他人的眼光造成一種社會束縛，曾毓政爽朗地笑著說：「有時候只是做做樣子而已，像我太太平常也都和大家一起吃啊！」

已屆不惑之年的曾毓政，臉上總是帶著活力十足的笑容，言語動作間看得出他心中仍保有小時候的那份純真。陽光從枝葉間灑落，常見的客家迷思隨著曾毓政爽朗的笑聲，一一地撥雲見日，化解了許多錯誤的客家刻板印象。

